

那些遗落的文人往事

浪花淘尽



历史是客观存在，必须正视。

历史中有真理，历史中有公正，

历史中有民意和良知。

李
伟
著



李伟 著

浪花淘尽

那些遗落的文人往事

龍門書局
北 京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 010-64030229; 010-64034315; 13501151303

邮购电话: 010-6403416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花淘尽: 那些遗落的文人往事 / 李伟著.

—北京: 龙门书局, 2010

ISBN 978-7-5088-2756-8

I. ①浪… II. ①李… III. ①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1467 号

责任编辑: 郝明慧 王艺超 / 封面设计: 后声设计工作室

龙 门 书 局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www.longmenbooks.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总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12 月第 一 版 开本: 32(900×1245)

2010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2 3/4

字数: 260 000

定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序

□□□

岁月蹉跎，生涯碌碌，载浮载沉，忽焉已到望九之年。回顾平生，一生平凡，了无作为，唯一堪以自慰的是，执笔为文六十余年，积有千万字的文章，成书上架也有二十余册，雪泥鸿爪，留下些人生足印。

这回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属传记文学类，二十八篇文章都为笔者近年所写。

笔者自进入人生暮年，衰病之身已无力耗尽心力穷究学问；而写些人物回忆虽不算得心应手，倒也轻车熟路，这和当年笔者所从事的职业有关。

还在童穉时（读小学），我偶然读到范长江的《塞上行》、《中国的西北角》，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斯诺的《西行漫记》等名著，开始仰慕前贤从事的新闻记者职业。他们能上接权贵，下亲黎庶，军政士农工商各界都可访谈，又能走遍祖国大地，亲睹河山壮丽，更能激浊扬清、伸张正义、针砭时弊……如此等等，实在是令人向往的神圣的职业。

天遂人愿，后来我踏入社会从事的第一份职业，就是做新闻记者。开始时工作热情之高，非可言喻。然在当时国民党统治的环境下，记者焉有报道自由？反映人民心声只能另觅途径。

当时我所服务的报纸，对记者的工作有量化的规定，即每天要写出若干字的新闻。但新闻并非每天产生（在特定时间特定区域并有报道价值），这颇使笔者为难。后终于想出解难之道。记得某晚回到编辑部，版面缺稿，编辑索要稿件，恰我所负责的区域却又无事可写。灵机一动，想到前些时，曾在几个深夜，对无锡人的夜生活进行鸟瞰式的巡礼，访问过夜市的街头摊贩、三轮车夫、舞厅与戏院老板等，总的印象是内战加剧，有“小上海”之称的无锡也呈现出经济衰退、民生凋敝、社会动荡的危象，于是即以此为主题，综合当时的采访，有细节、有对话，用叙议结合、情景交融之笔法，写了一篇三千余字的群体访谈特写。编辑加框在一版发出。见报后不仅得到社内的一致认可，也为同业所赞许。

初试成功，给我莫大的鼓励，不久我又作单一人物访谈专栏的尝试。访谈的对象除一些临时出现的人物和由社方交下的任务外，大半都经深思熟虑、斟酌取舍而定。访谈对象都具有代表性，他们的个人经历都与时代脉搏和民族命运相联系，从他们身上折射出一定的历史真实。

进入我的人物访谈表，有政要、耆绅、官员、艺人、学者、民族工商业家等。至今回忆起来，颇有几篇成功的人物访谈。如采访无锡工商界的元勋、耆绅代表钱孙卿，体现出他刚介耿直、敢作敢为的精神与风范（收入本书为重写之作，增添钱孙老在1949年后的情况），当时不仅被本报列为优秀稿，更得钱孙老本人认可并嘉许。还有采访无锡县（当时无锡并未设市）参议会议长李惕平，访谈时有三家报纸的记者也在座，李议长对时局、对无锡工商业前景发了一番感慨，当时看似闲谈，并未引起同业重视。事后我写成一篇人物访谈，翌日见报，同业惊异，赞我

有慧眼卓识。至今回忆这段经历，心头犹热。

写出一篇成功的人物访谈确实不是易事。对采访对象事前要进行一定程度的了解，如个人专长、爱好、习惯与个性（如有人健谈，有人口讷）……了解愈多愈好，甚至对采访者所服务的工作单位的历史也不能茫无所知，否则难免搓手搔头提不出问题，造成冷场的僵局。因此，我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沮丧，这都和事前的准备有关。

我常心仪那些学识渊博、善于提问，而且所提问题对方又非解答不可的前辈，如范长江、徐铸成、浦熙修、彭子冈、陆诒等，他们都有许多成功的先例，是中国新闻史的优秀篇章，值得我们学习。

在这里，我公开一点个人隐私。如今采访有先进的录音设备工具，当年却只能用笔记录。有些被访对象，最忌记者拿出小本本，一字一字记下。原来他口若悬河，谈笑风生，看到你在记录，他就此缄默不言，出现尴尬的冷场。当年我除了反复锻炼自己的记忆力外，还曾在衣袋内藏一截短短的铅笔头，把关键的字句，画成自己识得的图像，回去整理，倒也八九不离十。如今自然用不着了。

.....

俱往矣，后来由于我职业的变更，不再做记者，也就不写人物访谈了。但我爱读人物传记，特别是用文学手法写的传记，这成为我多年以来的爱好而一以贯之。

20世纪80年代，偶从某大学图书馆看到台北出版的大型月刊《传记文学》，该刊创办已数十年，自诩为“史学之长城”。创办人刘绍唐揭橥该刊宗旨：“为文学开新路，给史家做材料”，从而补传记文学的缺失。斯言如空谷足音，深得我心。以后我开

始试笔，先后有《曹聚仁传》、《神秘的无名氏》、《徐铸成传》等十余本著作问世，并获文学奖项。

在完成整本传记的同时，也写成一些传记文学的散篇，先后发表在《传记文学》(台北)、《名人传记》、《世纪》、《金岛》、《文史春秋》、《温故》、《老照片》等刊物上，编入本书奉献给读者的也就是这些经过修正的散篇。

也许有读者要问，此类文章都属个人回忆，内容是否真实？我可以负责任地回答读者：这些访谈对象，因年岁已大，生理机能衰退，加上年代久远，回忆久远的往事，或许某些细节会有出入，但基本的事实框架应该不错。至于笔者在撰写过程中秉史传文学贵在真实之义，亦未违心讳饰。

以上算是一个老记者的暮年答卷，敬待读者评分。

是为序。

李 伟

2010年9月28日于南京，是年85岁

目 录

Contents

序

第一辑 政坛耆老 \1

上海滩的神秘老人 \2

宁折不弯一老人

——追忆钱孙卿先生 \25

刑余人——孙翔凤 \36

独闯西班牙的张慕飞 \51

第二辑 文苑名宿 \63

令人心仪神往的文坛老人

——柯灵 \64

身后是非说孟真 \79

童书业——历经人生艰辛的史学家 \99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储安平 \111

“性学大师”张竞生 \125

无名氏(卜乃夫)的身后风波 \141

苏青的最后岁月 \148

第三辑 报坛前贤 \171

新闻奇人成舍我 \172

走进历史的卜少夫 \186

新闻人惹新闻风波

——卜少夫轶事 \200

勇敢无畏 外柔内刚

——记子冈 \210

第四辑 艺苑群星 \225

“豹笼大师”林风眠 \226

“艺坛上帝”赵无极 \251

张大千故园情深 \268

他像缥缈孤鸿消失人间

——忆石挥 \281

追忆舒绣文 \291

悲哉！东方“茶花女”

——话说女高音歌唱家张权 \305

第五辑 名人之恋 \317

曹聚仁的感情世界 \318

像两股轻烟绸缪在一起

——卜少夫与徐天白的生死恋 \346

是是非非蒋碧薇 \358

“末世王孙”与京剧名伶的悲情恋

——李广平与关肃霜 \369

情系忠贞

——许地山女儿的奇特婚姻 \382

后 记 \392

第一辑
政坛耆老

上海滩的神秘老人

上海滩的神秘老人，蒋介石的“驸马爷”。
他的传奇故事，人们口中流传。

2008年2月中旬末，偶翻《文汇报》，见“讣告”一则，文曰：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27年参加革命工作的正局级（享受副市级医疗待遇）离休干部陆久之先生因年迈体衰，不幸于2008年2月12日21时12分在家逝世，享年106岁。陆久之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08年2月22日上午11:00在龙华殡仪馆银河大厅举行。

特此讣告

陆久之先生治丧小组

2008年2月18日

读完讣文疑信参半。犹记2006年秋，我去上海邂逅陆老的弟弟陆立之先生，偕同去淡水路看望久之先生。那年陆老已是104岁届人瑞之年，仍思路清晰，神清目爽，他亲口说：“我要活到120岁。”在座者无一不点头认可。然而毕竟自然规律难违，如今跨鹤仙去，使我怅然良久。

我是上世纪90年代初才初识久之先生尊颜。当时我在一家报社责编文史专刊，记不清从何渠道听到上海滩有位神秘老人，即陆久之先生，他是蒋介石的女婿，皇权时代就是“驸马爷”。据我所知蒋介石仅有经国、纬国二子，何况纬国也非亲生，哪来女儿？为一探究竟，终于知道久之先生的寓所。一封信到上海投石问路，竟是陆老亲笔赐复，欢迎前去访谈。



上海淡水路一幢古朴清幽的住宅里，我见到当时已九旬高龄的陆老。他腰板挺直，着薄羊皮的夹克衫，气宇轩昂，神情潇洒，哪像耄耋老人。尤为称奇的是，我们畅谈终日，他毫无倦怠……我们由此订忘年交。我曾完成记述陆老身世的篇什并发表，得陆老认可。此后鱼雁时通，每去上海必拜谒。更值得一记的是每逢新岁，最早收到的贺年卡定是陆老亲笔书赠，长者眷顾，终生难忘。



陆久之 1990 年于上海，时年 88 岁

是耶，非耶？老蒋之婿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探讨蒋介石的婚姻史。

这先听蒋介石自己说。

1927 年 9 月 28、29、30 日接连三天上海《申报》在最醒目的地方即报名之旁，刊出一则《蒋中正启事》，其文云：

各同志对中正家事多有来书质疑者，因未及遍复，特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唯传闻失实，易滋淆惑，特此奉复。

“家有二子，并无妻女”，蒋介石说得清清楚楚。既无女儿，哪来女婿？

不过启事中有一处伏笔，即“本无婚约”的“其他二氏”。蒋介石的原配夫人是毛福美，后来蒋在上海滩“混世界”时纳过一妾，姓姚名冶诚，再后来又与陈洁如正式结婚，

“本无婚约”只能指姚冶诚。陈洁如籍贯苏州，出生于上海，在上海爱国女中读书。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夫人朱逸凡，与陈洁如是好友。陈洁如出入张府时，蒋介石看中并苦苦追求。蒋与陈洁如于1921年11月在上海结婚，证婚人就是张静江。美国《费城问询报》有两张珍贵的史料照片：一张是蒋、陈结婚时的请柬；另一张是伉俪情深的结婚照。事实说明陈洁如是蒋的合法夫人。蒋在广州任黄埔军校校长和北伐军总司令，陈洁如都以夫人身份活跃于社交界，蒋介石之子经国与纬国都称陈为“上海妈妈”。蒋介石为了和宋美龄结婚才回避事实乱编“西厢”。当时陈洁如被调虎离山，送往美国留学。航海途中，陈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蒋、宋结婚消息，痛不欲生，几次要跳海自杀，被护送人劝阻，之后羁留美国5年多才回国。而陆久之正是陈洁如女婿。



蒋介石与陈洁如在黄埔军校合影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陈洁如与蒋介石结婚后一直未生养。有一次陈洁如（当时在广州）与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参观广州平民医院。有个侨眷已生八个女儿，刚生的第九个又是千金，想把这个新生的女婴送人。陈洁如非常喜爱这个女婴，何香凝劝她收养，于是带了回来，陈洁如给她取名“陪陪”。这名字带有两重意思：一是与英文婴儿同音（baby）；二是由她陪一个弟弟来。蒋介石也同样喜欢这女孩，给她取了个学名叫瑶光。瑶光为北斗七星之名。《淮南子》有云：“取焉而不损，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谓瑶光。”这名字颇有一番讲究。蒋遗弃陈后，瑶光改从母姓为陈瑶光。陈洁如去美国时把女儿寄养在外婆家。1933年回国，她住在上海法租界巴黎新村（今重庆南路169弄），把女儿接了回来。母女俩相依为命。

春花秋月，斗转星移。陈瑶光已长得婷婷玉立，有良好的教育，才貌双全，出入社交界，人们均称女儿胜过母亲。过了三年多平安的日子，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这时尚在青春期的女儿，不顾母亲反对，嫁给一个安姓的朝鲜人，生了两个儿子。姓安的原是日本特务，抗战胜利，他怕中国追究，弃家别妻悄悄溜了。陈瑶光的生活陷入绝境，不时靠母亲接济。

这是1946年。陆久之出现了，月下老人给他（她）们牵红线。陈瑶光有个女友周安琪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主任秘书胡静如的夫人，为帮助瑶光摆脱窘境，她把瑶光介绍给陆久之。当时陆久之地位荣显，官居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议，又是第三方面军司令手下的红人，身为接收大员，拥有最新型的汽车和豪华的府第。陆那时虽已过不惑之年，但依然风

度翩翩，神态潇洒。而陈瑶光年仅二十二岁，容貌秀丽，又才艺俱全。双方都极满意，结为夫妇。此后育有一女。

由此看来，以陈洁如和蒋介石这段婚姻言，说陆久之是蒋介石的女婿也无不可。不过陆老自己和我这样说：“我不是蒋皇朝的皇亲国戚。我和陈瑶光的结合，是抗战胜利后 1946 年的事。她的母亲早在 1927 年就被蒋介石遗弃了。”

陆久之何许人？

陆久之自己的身世和经历也不寻常。

1902 年，陆久之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宦宦缙绅世家。父亲陆翰先后两次应科举考均落榜，乃转而任低级的税务官（厘金局长）。当时湖南社会不靖，兵匪作乱，因而举家迁江苏常州。东迁后陆翰先在浙江军阀卢永祥手下充幕僚，后任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军法处处长，虽官位显赫却由于不会逢迎上司又不愿同流合污，终因患病在上海被人害死。家道顿时中落，陆久之等几个兄弟进工厂谋生。

在中学读书时，陆久之就非常爱读进步书刊，一本《新青年》常置案头。辍学后，不顾家庭反对，进宝成纱厂当练习生。又结交友人蔡叔厚，蔡的思想非常激进，不断向他推荐共产主义学说，由此深受影响，向往革命。蔡叔厚曾就读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杭州）并曾东渡日本留学，归国后在上海新闸路开办绍敦电机公司，以他高超的技术及不断创造新产品，业务蒸蒸日上。这时陆久之进了绍敦公司成为蔡的得力助手。

事实上绍敦电机公司是中共的地下联络站，恽代英、瞿秋白等又常在附近的上海大学讲课，陆久之常去听课并深受

影响，从此更加坚定参加革命的信心。

1926年9月，陆久之由中共党员徐梅坤介绍，进入由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地下总工会秘书处，与周恩来、赵世炎共事，担任联络员。1927年，蒋介石策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血洗上海总工会时，陆久之奇迹般地跳墙逃走。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指示，他又打进陈群、杨虎领导的黄色工会，在特务组织中卖力，外界不明真相认为他背叛了党。他忍辱负重暗里干着营救革命者的工作，如陈赓、向忠发就由于他的通知，得以平安转移。

敌人终于对他产生了怀疑，1928年春节他突然被解雇。1930年1月，他仓促中逃亡日本。先后就读于日本铁道学院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在读书的同时又兼任上海《申报》驻日本特派记者，同时中共又给他派了新任务，参加在日本的共产国际情报局的工作。和他共同战斗、了解他这一段时期工作的老党员陈修良（曾任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说：陆久之是个为党立过许多特殊功勋的好同志！

在日本期间，他巧妙地和各方周旋，1936年居然和驻日大使许世英攀上了关系，在大使馆获得了一个高级专员的职衔，负责情报及新闻接待工作，直到抗战爆发，他才跟随许世英回国到达武汉。许回国后，任全国赈济委员会主任，陆久之为委员。他不愿担当这闲职，从可靠的渠道得到消息：由军统控制、王芃生领导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站”需人甚殷，他积极活动被选中，聘为专员，到了上海，冒险生涯由此开始。

陆久之负责收集敌伪情报，有干才之誉，取得了国民党的信任，同时又把情报送给共产党。当时的他如鱼得水，颇